

全景再现中国陆军  
QUANJINGZAI XIANZHONG

狼牙后传

特种部队神秘生活的铁血文学  
TESHONGBU DUI SHENMI SHENGHUO DE TIE XUE WEN XUE

# 最后一颗子弹 留给我

刘猛★作品  
大众文艺出版社

你们是什么？——狼牙！  
你们的名字是谁给的？——敌人！  
敌人为什么叫你们狼牙？  
——因为我们准！因为我们狠！因为  
我们不怕死！因为我们敢去死！



神秘生活的铁血文字

QUANTINGZHANSHIZHONG

#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

刘猛★作品

你们是什么？——狼牙！  
你们的名字谁给的？——敌人！  
敌人为什么叫你们狼牙？  
——因为我们准！因为我们狠！因为我们不怕死！因为我们敢去死！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刘猛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8

ISBN 7-80171-740-6

I. 最…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6968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三河市华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5.75 字数 546 千字 插页 1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8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740-6/I·448

定价:39.8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制作中心

电话:64062964



不敢忘却的军中  
回忆，★  
只在暗夜里，★  
梦里，★我  
和他们还在一起★



# 最后一颗子弹 留给我

## 第一章：提炼/1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诗经》

## 第二章：锻造/41

如果祖国需要  
请把我埋在遥远的山岗  
让我的身躯长成一道无形的屏障  
往来的战友会为我泪落两行  
——摘自小庄参加某次演习时期的日记

## 第三章：砺炼/113

路过的人，告诉我的亲人  
为了完成他们的嘱托  
我躺在这里  
——斯巴达三百勇士墓志铭

#### 第四章：裂变/203

对于世界来讲  
你是一个士兵  
但是对于你的亲人和情人来讲  
你就是整个世界  
——阿拉曼战役阵亡战士纪念碑碑文

#### 第五章：融化/371

故人故事情只落得一场空  
回忆之前茫茫如梦醒  
忘记之后方知梦中还有梦  
——摘自汪峰音乐《回忆之前忘记之后》



# 第一章：提炼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诗经》





## 1. 压抑在心中的，我不得不说的战友重逢

从哪里开始呢？

2002年的年底，我结束了一段在剧组漂泊的生涯，在一个城市里刚刚安定下来。那个时候接连换了几个女朋友，生活也没有什么安定感。所谓安定，不过是简单地租了个不到40平米的一居室，在这个城市偏西的一个大学的家属区里。

我常常在没有工作的日子里，拿着啤酒坐在小院里发呆。一楼的好处是有一个小院，那已经是下雪的季节了，但是我感觉不到寒冷。在部队的时候，我曾经在零下30度的东北山区呆过半个月，是所谓的寒地生存训练，早就习惯寒冷了。我在西藏拍戏的时候常常光着膀子早上起来在白毛风中跑步，被同事视为神经病。

我在小院里面发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屋里很乱，堆满了我的许多东西。各种各样的书籍、盗版碟、装满衣服的包等等很多。我一直没有打开，也没有整理，因为每次打开整理，总是有很多事情在心里一点点浮现。我不知道27岁的人回避往事是一种什么心态，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去打开这些东西，或者说不敢打开。

我害怕。害怕回忆起来青春时代的那些梦想。那些关于未来、关于爱情、关于兄弟的梦想。在我自己的记忆里，17岁到20岁是一个严重的断层。我记得自己上幼儿园、小学、中学的许多事情，我也记得我上戏剧学院以后的许多事情，甚至栩栩如生。但是我的17岁到20岁之间的故事呢？忘记了，只剩下一些残片。

只有我在洗澡的时候，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已经变得臃肿的身体，才会自嘲地笑：“瞧，你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你在部队的时候……”然后就不往下想了，人为的。我还有很多在部队的朋友，他们经常会打电话给我，偶尔来到我居住的城市公干，也会来看看我。但是我从来不会主动和他们联系，听到他们激动的声音，那种声



音里面久违的单纯和特有的嘶哑，总是令我黯然神伤。在我刚刚离开的时候，我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一切都是造化弄人啊。我不想了，继续喝啤酒。远远的，透过飘落的雪花，我听到一声嘶吼：“一二、一二……”

我的脑子一下子僵化了！这种口号我太熟悉了！——但是只有一个人，节奏也是在时断时续着。我一下子站起来，打开小院的门，声音是从大学图书馆方向的工地传来的。那里在盖一个香港慈善家捐献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多媒体教学楼，平时很喧闹，也许因为雪太大，所以今天没有开工。怎么会？怎么会有这种口令？

我快步走过去。我先看见一帮子民工，蹲在屋檐下哈哈笑着指指点点，好像在看西洋景；我又看见几个女大学生从图书馆出来，看也没有看一眼，很清高地走过去。我还看见了什么？

一个孤独的身影。

一根孤独的原木。

一张孤独的脸。

他穿着早已褪色的迷彩服，一双破旧不堪的迷彩军靴，光着头，雪花飘落到他的头顶就融化了，化成一团白气，升上天空。和其他民工穿的迷彩服不一样，他的迷彩服是掖在裤子里的，系着一根宽宽的绿色尼龙腰带，黑色的金属扣；花色也不是很一样，料子很厚，上面还打着几个补丁，绣着细密的针脚；裤脚整齐地掖在那双破旧的高勒迷彩帆布靴的轻便军靴里，鞋带系的整整齐齐……

他喊着号子，在搬一根原木。

他先搬原木的一端，把它扛在肩上抵着地面立起来，然后竖直，一下子再把它向前推倒，然后再搬起来……如此前进着。

周围的民工在看笑话。

他的脸，典型的南方人的脸，黑黑的，小眼睛，宽嘴唇，踢鼻梁，把他扔在民工的堆里，你很难再次把他找出来——但是他的眼睛。

闪闪的，杀气。

他嘶吼着，眼中的杀气油然而生：“一、二……”

我愣在原地，嘴唇翕动着，一种叫做眼泪的东西在眼眶里面流动着。我声嘶力竭地大喊：

“班长——”

“检查自己的武器，注意听我的口令。这是第一次小组规模的战斗实弹射击训练，一定要注意安全！哪个龟儿子不听我的口令，先开了保险我把他从屁眼塞回去！”

在米 171 直升机的轰鸣中，我的鼻尖上渗着冷汗，抱着那支 95 自动步枪，枪身都湿了。我的心跟着直升机的颠簸在忽上忽下。班长的迷彩脸转向我，小眼睛灼灼有神：“你好了没有？”

“好。”

班长看着我的眼睛。

我看着他的眼睛。

班长笑了，一嘴白牙，他伸手抹掉我脸上的汗珠：“龟儿子给老子好好打！就等着你给老子挣脸了！”

他的眼睛是傲气和自信交织着的。

我又看见了这双眼睛。在他转身的一瞬间，那种杀气消失了，换了一个人。怎么说呢？一个猥琐的民工。

“班长。”我又喊了一声，声音发飘。

那双眼睛笑了。“龟儿子你小子怎么现在头发留的跟女人一样。”

我们都站在原地，看着对方。班长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伤感。我跑过去一把抱住他：“班长……”

眼泪哗啦啦流到他的肩膀上。没有士官军衔的肩膀上。

班长抱着我，慢慢地开始抽泣：“龟儿子以为你把我忘了……”

雪花飘落在我们的头顶。在这个城市的冬季，雪花的飘落，把一切丑陋都掩盖了。在这个城市的冬季，我和我的班长重逢了。我是一个被人们称作自由职业者的文化流浪汉，我的班长是一个民工。

他和别的民工的不同，就是在想部队的时候自己扛扛原木。

## 2. 为了爱情，参军去

回忆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能感觉到包裹在心灵外面的那层已经变得坚固的壳一点点在破裂，心里很疼，因为这种柔弱已经很久不见阳光，藏在自己的一个阴暗的抽屉里不敢示人。

我从9岁开始写诗，11岁开始写小说，屡屡的，也在报章的小角落发一些小小的豆腐块。在我成长的经历里，我是个多愁善感的小男孩，小学的时候甚至还可以说秀气，属于很受小女生喜欢的那种宝玉类型的小奶油。再加上写诗和小说，所以性格也是很内向的。

我小时候的体质不是很好，可是我的父亲却是我们那个小城市里的篮球教练，于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被他扔进了自己的篮球队，跟那帮子17、18的大男孩一起训练。应该说我还是很有韧性的，开始5公里跑不了就跑1000米，半年后我就可以跑5公里了，篮球技术一直一般，因为我不感兴趣。

我高中是在我们城市的一个重点中学。我的文科奇好，历史、政治、英语等等，基本上属于不用听讲就能考95分以上的那种，但是理科奇差，基本上没有及格过，尤其是数学极差，保持在30到40之间。我的作文经常是全校的范文，甚至还参加了多次的全国作文竞赛，拿了不少奖。基于我的情况，我的老师们很是头疼，要是我不行就干脆不管就是，关键是他们总是觉得我是个可造之才。



我的班主任是个语文老师，对我非常器重。他甚至写信给自己当时在大学的老师、现在一个著名的师范大学的副校长，极力推荐我免试入学。我的父亲还联系了省里的体育学院和几个大学的体育系，想凭自己的关系把我送去学体育管理什么的，就是出来管理体育馆。

但是我的梦想是作家，或者是艺术家。

高三的时候我参加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专业考试，而且以还说得上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这就意味着我可以不用参加数学的考试，只要不是0就可以，我上大学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我参加了全国高考，而且进了大学。但是我在大学里面是不满足的——我想成名，我想写作，但是我没有生活——于是我提出退学。

我在大学的班主任，我记他一辈子。

当时流行学生创业，虽然我不可能创什么业，但是他还是给我争取了一个名额。就是说我可以暂时休学，去体验自己想体验的生活。这在当年，是很难得的，因为我刚刚是大一的学生，上了半个月。

我回到家乡，做过盗版碟的小生意，赔的一塌糊涂，又谈了几个女友，别的就没有经营什么了。我感到空虚和无聊，在不断的更换女友之间寻找一种畸形的快乐。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早熟，因为那年我才17岁。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的父亲为我很担心。

转眼到了年底，晃悠了几个月，冬季征兵开始了。我本来不想当兵，那离我的生活十分遥远，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军人。虽然我也喜欢看老美的战争电影，但是电影是电影，傻子才当兵。

当兵是一种冲动，因为我的初恋女友，也就是初中的同桌小影参军了。她跟我打电话告别，我去见她，她穿着肥大的冬训服，小脸俏丽依旧。她的头发剪短了。

她是我的第一个女友，但是我从来没有碰过她，因为她在我心里是纯洁天使的化身。我们顶多是在上课的时候拉拉手，连亲我都没有亲过。我上学早，她比我大两岁，一直很照顾我，在我的心里，她是姐姐和爱人的理想化身。后来我考上了大学，而她没有，就在家待业。当兵是为了回来能够进银行工作，她的父母都是银行的，有这个能力。我一直没有意识到她的重要，回家以后也只是在同学的聚会上见过几次。

我问她要去哪儿，她说了一个军区的名字。我看着她，握住她的手，冲动地说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实在不敢想象在我的生命里面没有小影的生活，那个时候我读了太多的诗，所以容易联系到战争和灾难。而且那时候确实有一些紧张的局势，譬如都在传说几年之内要解放……

我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小影对我的重要，我的初恋，我的天使的化身。

于是我就报名参军了。武装部的人看了我的简历吓了一跳，但是我的学校对此也是支持的。我的班主任很高兴我去经历一些磨难，他说对我有好处的。兵役制度的改

革，两年的时间是可以接受的，于是武装部就批准了。我父亲倒是很高兴，因为他就是部队转业的。

我领到了冬训服、胶鞋、被子、背包带等等许多劳什子，然后就跟着一帮子剃了头的新兵蛋子上了火车。

小影在第三车厢，我在第十车厢。——我们是一个军区的。

知道她在车上，我就安心了。

火车带着我纯洁的天使和我，去向远方。

我那时候是个喜欢写诗的小男孩。

我相信爱情，于是我参军了。

为了爱情，参军去。

### 3. 我超过了老炮

我们的火车在一个小小的车站停靠，那里已经是山区了。坐了一天一夜以后，谁的屁股都会疼的，开始都唧唧喳喳很兴奋的新兵们这会都在陷入沉默。因为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

我们在这个车站下来，带队干部依旧是笑脸和蔼，但是紧张的气氛已经出来了。好像是一种说不出的力量，让我们这些散漫惯了的老百姓自然而然地按照干部的口令站成当时我们觉得很整齐的不同方队。然后开始编队、叫号，叫到名字的出列，组成新的方队。

我没有看见小影，女兵在前面的车站已经下车了。我提着自己的东西来到了一个上面写着“大功某团”竖着的红旗下面。负责管理我们的是几个干部和士官，他们的态度就不是那么和蔼了。我是散漫惯了的人，难免有些拖拖拉拉，结果被指着鼻子骂了一句什么。那时候我的语言辨别能力没有现在那么强，后来知道是山西话。骂我的是一个士官，后来知道他叫什么，我们暂且叫他老炮，因为他是无后座力炮兵班长。

我被分到他的队伍里面。这个时候我不由地瞪了他一眼，这是绝对下意识的，在家里，我父亲推我一把我也要瞪一眼的。他看见了，但是什么都没有说。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我和他的故事就此开始。我们上了卡车，谁都没有说话。卡车在盘山公路上前行，从后面的车厢，可以看见地平线越来越远。渐渐的，可以看见云彩在脚下。

我这个时候开始觉得悲凉，小影呢？我为了她参军，小影在哪儿呢？我不知道，我开始怀疑自己参军的正确性，放着好好的大学不回去上，来这儿干吗？但是后悔是来得及的吗？

我们的新兵连在一个山沟里面的军营里。怎么形容呢？除了山还是山，然后就是一个营盘，老建筑，兵楼潮湿阴暗，我们新兵住在营盘的一个角落。是几排平房，只



有一排位于中间空地的水龙头，一个大大的厕所，里面是坑，不是马桶。我们下车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跑步，提着自己的东西。老炮带队，这个孙子简直就是个性口，成心折腾你，他空着手跑，后面的新兵蛋子提着一大堆东西，你们想想是什么场景？

谁掉了队别的班长上来就收拾你，臭骂一顿。渐渐的，方阵越来越稀，拉成了一条断断续续的直线。确实有人不行的，班长上去就骂，语言之难听无法形容。不行就被班长拖着跑，其情景之惨，难以形容。带我们来的干部好像没有看见，在旁边抽烟。

老炮跑的很带劲，有3000米了还没有停下的意思。我们的新兵大多数是真的不行了，拖也跑不动了。渐渐的，只有我在追随老炮，我还背着被子、扛着一摞绑在一起的诗集、脸盆什么乱七八糟的。后面的就不用再形容了。

老炮斜眼看我，我就是在跑。大概到了5000米左右，老炮的速度慢下来了。我则是刚刚进入状态。我别的不行，就是从小跟父亲的队员跑路，比较在行这个。

我超过了老炮。

班长们都看我，连干部都走到操场边看我。老炮被我甩的越来越远。我没有谦让的意思，我天生是个拧脾气。

大概到我跑了7000米左右，我们的新兵连长喊立正了。我已经超了老炮1圈，老炮基本上已经属于被我跑废了，他不是不能跑，我后来知道他跑10000米也不是太难的事情，武装越野10000米的考核控制在50分钟上下，算是高手。他是想追上我的速度，结果把自己跑废了。

我站住了，看老炮勉强地站着。老炮看我，我也看他。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超过老炮意味着什么，17岁，我在城市长大，没有什么挫折，只是有过失恋，你说我懂得什么？

## 4. 我和小影的往事

不得不回头谈谈小影，因为她在我的军旅生涯中自始至终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当我最后脱下军装的时候，我才算彻底摆脱了对她的精神上的依恋，敢于面对新的生活。虽然偶尔会梦见她，但是她的脸已经变得模糊。

小影是我喜欢的第一个女孩，在我的生命中，她永远成为一个梦幻的化身。很多年过去了，我穿梭于不同的女孩，很多女孩也穿梭于我在不同城市的不同居所；一直到最近，我还比较固定的周旋于两个女孩之间。一个已经结婚，一个没有结婚，一个习惯白天来，一个习惯晚上来。这就是我现在真实的生活状态，加上繁忙的工作，我没有什么时间怀念往事，回忆青春。

但是现在出现了新的状况，就是她们一个都不会来了。这场席卷中华的病毒使得



很多人歇在家里，包括我，也包括她们。我从来不称呼她们是我的女人，因为她们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她们。

我闲下来的时候，脑子有了很多的空闲。吃饱了睡觉，睡醒了吃饭，剩下的时间就是对着电视屏幕或者电脑屏幕发呆。我开始想起小影，如果她在的话，我的狗窝会是什么样子。我看昆德拉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但是我看了就感到惊讶。因为他描述的生活状态和我何其相似，譬如从来不让女人在自己的家里过夜。我就是这样。但是小影可以在我这里过夜，如果她愿意的话，我愿意偎依在她的臂弯里。

实际上，我从未碰过她。我暗恋小影，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那个时候她就是我们学校的领操员，就是课间操的时候在台上领操的小女孩，除了小影还能有谁？我们很多小男生暗恋她。

我也是。

小影像一只蝴蝶一样飞啊飞，我写给她的诗歌像蜜蜂一样追啊追……只不过是心里追，她后来也没有看过。后来上初中的时候，我和她终于在一个班，还是同桌。

后来……

记忆好像总是在出现偏差，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总是会不知不觉把自己初恋的女孩美化。我也免不了这个俗套。所以，我还是避开一些描述吧，因为是多余的。你们回忆自己的初恋女孩就够了。后来，我们相爱了。

纯真的两小无猜，一起上学、下学、做作业，没有什么别的了，就是上课有时候会手拉手，偷偷摸摸的，但是私下里谁也不敢，尤其是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那时候很胆怯，不像后来，对女孩那么没有顾忌。

她像姐姐一样关心我，我像弟弟一样依赖她。后来，我上了重点高中，她去了普通高中。再后来，我真正交了女友，也有了肌肤之亲。我就以为自己把小影忘记了。再见面，就是我休学在家卖盗版碟的日子，开的小店就在她们家大院对面。我不知道她搬家到这里。她喜欢音乐和电影，我们就这么重逢了。没有什么尴尬，我也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我梦见过她。

当我知道她要参军的时候——那个时候，形势有些紧张，东南沿海演习频频，各种谣言四起。我突然意识到，我是那么依赖她的存在，其实我回头想想，我找过的所有女友都和小影是一个类型的。

至今都是，我喜欢的女孩都是长发白皙苗条温柔的。像我最近闲居在家，天天无聊地看 ChannelV，出了一个新的女歌星叫王心凌的，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虽然我这个年龄不该迷恋这种小女生，但是我还是喜欢得不行不行的。

因为她长得像小影。

我参军了，因为小影。而她也萦绕了我的整个的军旅生涯。心情所致，插叙一段，下面还是我和老炮的故事。



## 5. 我和老炮的冷战，最后我把老炮打了

该怎么形容老炮这个人呢？其实他并不坏，在部队的威望还是挺高的，军事技术过硬，为人也算朴实，出身绝对赤贫，不当兵吃不了饭那种。他这样的士官，在很多基层部队占很大的比重，换句话说，就是现在部队的基石力量的组成部分。在我们新兵连的班长里，也是资格最老，威望最高的，大致相当于《全金属外壳》里面的军士长的角色。但是老炮有个弱点，或者说是缺点，就是心眼小。这是后来别的班长告诉我的。我不是个因为地域观念划分人群的人，因为这证明是严重不科学的。我也认识很多山西人，很多还是特别好的朋友，但是老炮确实是传说中的那种山西人，心眼小，记仇，喜欢暗地整人。当时有个和我同乡的班长私下开玩笑对我说，为什么他的班一直是全团的标兵？底下的兵被整出来的，敢不听话吗？

他劝我向老炮道歉，而且要诚恳，要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思想准备。我偏偏不信这个邪，我没错我道歉什么？又不是我要跑路的？他自己要跑跑不过我道歉干什么？但是我很快发现了老炮的威力。老炮之所以被我代号老炮，不是没有理由的，绝对不明着收拾你。

先是全班新兵没人敢搭理我，都不敢跟我多说话。老炮大概看了我的档案以后心知肚明，公然挑动农村兵跟我闹对立。我们班里还有一个城市兵，福建的，蔫的跟茄子似的，都不敢说自己是高中毕业，平时愣装没文化。

我彻底被孤立只是第一步，从此以后我的内务再也没有及格过。因为每次我收拾好，只要不注意，上个厕所或者出去跟人说句话，被子绝对被人弄一下，还弄的是里面不是特别明显，回来还根本看不出来。开始我根本想不到，等到排长检查的时候，总是不及格。如此几次我琢磨出来味道了，收拾完不敢离开，但是老炮就会叫我出去说点子淡事，要不就让我替他去服务社买包烟什么的。回来我赶紧收拾，往往排长已经来了，见我还在收拾就要收拾我。我被排长收拾完不算老炮接着收拾我，还开班务会让全班一起收拾我。后来我脾气上来了，做完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这么地吧，爱谁谁，谁爱咋整咋整。

我那个时候真是知道什么叫人心险恶，虽然我平时不怎么跟大家说话（他们也不搭理我啊），但是还是很尊敬他们的，因为我爸爸如果不是16岁参军后来提干转业到现在还是农民。我对农民其实挺有感情的，我的大爷、姑姑现在还在农村。不是我想制造自己是城市兵加大学生的形象的，是老炮刻意整的。

面上你还看不出来，该训练训练，该吃饭吃饭，该洗澡洗澡，该干吗干吗。但是这种敌视传染性极强，全体新兵和班长都逐渐不搭理我，连我那个老乡也只是敢在轮到我站夜岗的时候悄悄跟我说点让我暖心窝子的话。老炮简直就是个天生的活动家，

我后来一直想老美打伊拉克的时候，萨达姆怎么不来找老炮活动活动阿拉伯弟兄，一定好使。

新兵连开训两个礼拜以后，老炮逐渐摸清楚全体新兵的态度，知道没人告他，就开始明着收拾我了。

先是挑我队列的毛病，动不动让我站一步一桩，一站就起码半小时，站废了为止。接着就是各种匍匐，把我的胳膊肘子膝盖彻底干出骨碴的感觉为止。然后就是各种单杠练习，中间不让休息，意思就是我动作不过关。

最神的，也是最让我佩服老炮的，是他不肯骂我一句、打我一下。

我周末从来就没有休息过，老炮总是能找出各种名目来让我松动松动筋骨。譬如400米障碍，我原先是不行，大概是2分多到3分才下来，他就狠练我，我从各种障碍上摔下来的次数不计其数，不过我身体底子还可以，加上就是不肯认输，他再老练我，我最后居然跑到了1分25，不仅在新兵连是纪录，在全团也得是第一第二的意思了。

老炮见这个不行，就增加科目。美其名曰培养新兵尖子，拉倒吧，就我那个内务成绩，不是倒数第一第二才怪。各种训练搞了一个遍，我在老炮的亲自督导下军事素质的提高不是一点半点的，加上脑子虽然拧但是还是比较活的，掌握起来不慢，他再练我就属于巩固提高了。

新兵连第一次考核，军事成绩我第一，内务成绩和政治等全部倒数第一。

此事惊动了主管训练的副团长，我参军本身在团领导就是很关心的一件事情。他专门来新兵连了解情况，没人敢说。副团长何等人物？在部队泡出来的老油子，眼睛一眯缝兵想什么基本上都清楚。他跟我谈话，我直言不讳，把老炮跟我的事儿说个底儿掉。副团长想了半天，也没有找老炮，而是直接给我们连长下了个命令，把我调到我的老乡那个班。

这下子我才找到点部队是大家庭的感觉，班长跟我是老乡，其他的弟兄都看班长的眼色行事。渐渐的关系就融洽了。而且我在老炮的锤炼下军事素质技术高了一大节子，所以威望渐渐就高起来了。

老炮锤我锤惯了，我也挨锤惯了。结果每次休息的时候，我就闲不住了，就去训练场跑跑障碍练练单双杠什么的，不然我受不了。团领导的家属楼就在训练场后边，阳台都正对着操场，都看得见，自然好评如潮。

我受到的表扬越来越多，很有点成为标兵的意思了。我还是每天见得到老炮，他每次见我都不说话，我还是叫他班长。这是规矩，否则我就不理他过去了。

在我以为一切都过去的时候，事情发生了。

一夜我正在睡觉，班里的门被一脚踢开。几个人冲进来拿被子一捂我就开捶，我还在梦里就被暴打一顿，是疼醒的。等到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来人已经和来时一样迅速撤退了。

灯一亮，干部都来了。全班弟兄都大眼瞪小眼，什么都不敢说。干部看看我的伤口，叫我们班长带我去医务室看看就得了。说实话外面真没啥的，他们没有打头，直